

敬
贈

書叢小作合

想思作合的廉威金



著 冰 寒 孫

行印社學作合國中

1. 9. 3. 0

中國合作學出版社版

合作叢書

合作名著 農業合作 U. G. G. 著 彭楠拙譯 一元二角

世界合作運動叢書 丹麥合作運動 S. Gordon & O' Brien 著 王世穎譯 三角五分

中國合作運動小史 伍玉璋編 四角

合作法規 壽勉成著 一角五分

什麼是合作 J. P. Warbasse 著 溫崇信譯 六角

合作與主要經濟問題 壽勉成著 一角六分

歐洲合作事業考察記 陳仲明著 印行中

合作月刊

(十八年三月刊)

月出一期 大洋六分
半年六期 大洋三角
全年十二期 大洋六角
第一卷合訂本 每本大洋一元

英國之伊潑斯維區 (Ipswich) 地方。他的父親金約翰 (John King)，當金威廉出世的時候，是當時伊潑斯維區地方的一個著名的學校的校長；在金威廉幼年的時候，就做了伊潑斯維區附近的一個教堂的牧師。金威廉有兄弟數人，其中有一個是著名的法學者，還有一個是海軍上將。金威廉幼時就學於他父親所主持的學校，十五歲時轉學於威斯脫明斯脫學校 (Westminster School)。他天性溫柔仁愛，與人和霽可親，所以同學都喜歡與他交友。他在威斯脫明斯脫學校時代的幾個摯友，如曾任惠靈頓公爵 (Duke of Wellington) 之軍事參謀，後來做克里米戰役 (Crimean War) 中全英軍指揮的雷格蘭 (Lord Raglan) 等，後來都成為歷史上的偉人。他在威斯脫明斯脫學校修業完畢後，就轉入牛津大學，但不久又轉入劍橋大學。他在劍橋大學專攻政治經濟、道德哲學和歷史。當時劍橋大學有一位極有名望的社會哲學和政治經濟的教授斯密斯博士 (Dr. Smith)，他從這位教授的演講中，受了很深的影響。金威廉常對人說，他的思想和他對於研究社會哲學和政治問題的興趣，大半是得益於斯密斯教授。他對於數學一科亦極有心得，他認數學是一切智識的基礎。

一八〇九年金威廉在大學得到學士學位三年後，又得到碩士學位，並且加入彼得好施院（Peterhouse College）為學員。不久，他就到倫敦聖白叔苗醫院（St. Bartholomew's Hospital）裏去研究醫學。同時，他在一個大銀行家斯密士喬治（George Smith）的家裏做教書先生。他研究醫學的結果，頗能令他自己滿意，更引起他對於醫學的興趣和努力。一八一七年他得到劍橋大學的醫學證書；於一八一九年又得到醫學博士的學位。一八二〇年就被推為皇家醫士院（Royal College of Physicians）的學員。

一八二二年金博士和勞丁定村的一個牧師霍克博士（Dr. Hook）的女兒結婚。一八二三年，他創辦了一個嬰兒學校，這種學校在當時的英國不很多見，所以他和渦文一樣，被稱為英國嬰兒教育的先驅者。一八二五年金博士幫同盤克白克博士（Dr. George Birkbeck）在白里登（Bridgeton）創辦了一個工程學校，其目的是在使工人得到關於機器的技術，和各種有關的科學的智識。這個學校雖經博士的熱心提倡和竭力指導，但因為一般工人對之不發生興趣，所以不幾年就停辦了。

金威廉的合作思想

一八二七年金博士又指導他的學生們在白里登創辦了一個合作社，其目的是：（一）以每星期的細微的儲蓄方法，積聚一筆基金，組織合作的新村；和（二）宣傳合作的智識。這個合作社在初創的時候祇有幾個社員和五鎊的資本；第一個星期的營業還不滿一鎊。但不到二年社務逐漸發達，每星期的營業總數達四十鎊左右，各行職業的工人都相繼加入，成效日著。金博士覺得一般工人對於合作的真諦和利益不能明瞭，實是合作前途的唯一障礙。爲要剷除這個障礙，他於一八二八年的五月一日開始印行一種四頁的小月刊合作者（The Cooperator），宣傳合作的原理和方法。在合作者以前，英國已有不少的討論合作原理的書籍和雜誌，最著名的如渦文（Owen）、湯姆孫（Thompson）、莫肯（Morgan）以及倫敦合作社的一般合作信徒所出版的合作刊物。但他們的思想和文字都太嫌深奧，非普通一般工人所能了解。博士却用極淺顯的文字，說明合作的原理和實施，指出他們痛苦的原因，和合作所以能夠解除他們痛苦的道理；所以工人們讀了合作者，對於合作都感覺很大的興趣，起而自動的組織合作社。在一八三〇年八月合作者停刊的時候，直接受合作者的影響而組織的合作社已不下三百餘個。一八三〇年

三月份的合作雜誌 (Cooperative Magazine) 的編者讚揚博士對於合作的貢獻：「工人階級從這位合作者的可敬愛的作者的筆下，得到了許多可貴的指導。這是應該永遠感謝他的；真的，他的刊物已成爲合作運動的一種教科書了。」

金博士停刊合作者有幾個原因。博士是相信進化論的，他認定世界上一切的進步，都是競爭的結果；他在十九期和二十期合作者上發表了二篇文章，以爲現在以競爭爲基礎的個人制度是社會發育所必經過的路程。當時一般激烈的社會改造家都認人羣的發展，一向在錯誤的路上，博士却以向來人羣的發展走的非但是條合理的路，並且是條非經過不可的路。因此有許多合作者對於博士便發生一種懷疑；著名的社會改造家洛佛脫 (William Lovett) 甚至於批評博士爲「競爭制度的辯護者。」還有一點，就是當時全英國開名的合作者渦文是一個提倡無神論的人，他認「人的信仰和思想，決不是憑空產生的，處處都爲環境所支配。但現在世界上一切道德規律和宗教制度，其對於人性的見解，都是和這個假定相反的。」所以一般所謂基督教徒的上級社會以及教會中的人士對於合作都抱着仇視的態度。金博士當然亦難免被他們

攻擊，因此，他的醫業就受到很大的影響。加以那時白里登合作社因一部份社員的自私自利而內部分裂。種種的原因就使博士不得不於第二十八期合作者上宣告停刊了。

自從合作者停刊後的三十餘年，博士的工作大部份是在醫學和教育事業上。在這三十餘年中合作的形式和合作者的宗旨亦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所有在一八三〇年存在的數百個合作社都相繼失敗。渦文雖於一八三五年在皇后林（Queenwood）尚有機會把他的理想再作一度的試驗，但這個社會主義的合作社連年虧負，欠債至一萬四千鎊，到後來終於一敗塗地，不可收拾，而渦文式的合作也就凋謝於皇后林社，而被終日在四週窺伺的資本主義併吞了。大半的合作者老死的老死，退隱的退隱，再也沒有勇氣來和『這個不道德的舊世界』反抗，而從事於合作的嘗試了。

那知在一八四四年久已沉寂無聞的合作運動忽又在羅虛戴爾閃出一線光明。羅虛戴爾先驅者重把金博士的思想和白里登合作社的計劃施諸實行，釀成了第二次的合作運動。因為羅虛戴爾合作社的成功和發達，驕傲的就日增月盛，不到二十年，英國已有三百五十餘個羅虛

戴爾式合作社了。在一八六〇年六月有一位辟脫門 (Henry Pitman) 開始發行一種合作的刊物，亦定名為合作者 (Cooperator) 辟脫門在發行這個刊物時，並不知道以前金博士亦曾印行過這樣一種刊物。在一八六二年他在友人那裏得到金博士的合作者，方才知道這位合作先輩。他於是開始和金博士通信，在給辟脫門的信中我們知道金博士直到臨終，還是懷着滿腔合作的熱誠。金博士的最後一天是一八六五年十月十九日。

金博士死後，他的名字在合作運動中，幾乎沒有一個人注意，合作史家都把合作運動之父的令名，加在渦文的頭上。霍萊約克 (Holyoke) 在他的「大卷的合作史 (History of Co-operation)」中，祇稍稍提及金博士的名字，復在一八九二年倫敦出版的名人傳彙 (Dictionary of National Biography) 中替他做了一篇傳略。此外，鮮有提起他的名字的。但他的思想和貢獻却引起了他國合作者的注意。六十餘年前德國的合作先輩虎伯 (Haber) 認「白里登合作者是英國文學中重要作品之一種」。瑞士合作者漢勒於十餘年前在不列顛博物院的藏書室搜集了金博士的遺作，做了一篇金威廉博士及其在合作史上之地位，稱博士為「一個極重

金威廉的合作思想

要的合作原理家、思想家。」並說：「我現在覺得他合作史上之地位，比從前重要得多了，羅拔渥文被視爲合作運動之父的令名，要大大地更改了。」美國的合作者蘇尼克孫（Sonnichsen）稱博士爲「近代合作運動的第一個理想家，第一個先覺者。」他說：「他對於未來，觀察得這樣的清楚，百年來合作運動的發展和進步，竟和他所說的，一一相符。他的原理，這樣的實用，他的理論，這樣的澈底，即至今日猶堪研究，因爲他的理想，不僅爲有歷史上的價值，且因其觀念明瞭，足爲近代合作運動的領袖們所師法。」

二 金威廉的合作學說摘要

甲 合作是勞動階級的救星

「一個合作社的目的，和其他各種的會社——如善舉社，職工會社，儲蓄銀行等——一樣，是要以合作的方法，去免除人類在單獨的行動下所不能逃脫的種種罪惡或災難，和得到人類在單獨的行動下所不能實現的種種利益。

「合作所要解除的災難，是人類所受的幾種最大的災難，例如維持生活的一天困難

似一天，和陷於貧窮和犯罪的危險。」

十九世紀初葉英國社會的狀況，實和現在中國的情形不相上下，「貧困」和「犯罪」是當時的二個不易解決的大問題。羅傑斯 (Thorold Rogers) 稱一七九六年之後的二十五年為「英國全部勞動史中最壞的時代」。那時，國內物價飛騰，工資却有降無增。據金博士的觀察，當時工人所得的工資，尚不及以前的三分之一之多。勞動者往往每天做十七八小時的工作，而所得的工資還不足以維持生活。婦女幼童都入廠做工，並且因工資比較男工為低廉之故，廠主都願雇用伊們；於是男子大半失業，無以圖存，其結果轉使工人的妻子和兒女，都不得不入廠做工，以養活他們。但是做工的時間既長，工廠的建築和設施又不合衛生，工人的康健，自然大受損害。他們的境遇，實和在地獄中一般，不復有人的生活了。

工資的低微造成「貧窮」的情狀，貧窮就是一切「犯罪」之母。人處絕地，多甘於暴棄。挺而走險，實為必然的結果。

「假若這些事情不足以使我們害怕，不知道什麼事情才能使我們害怕——貧窮和

金威廉的合作思想

犯罪實是目前的兩大罪惡……

『但你們也許會說，「……我們的境況實是困苦，但也無可如何；無法可治的事，只好忍受呀！」這就是我們現在要討論的問題的中心點了。我敢說，這些罪惡是可醫治的，而且補救的方法是在我們自己的手中。補救的方法是什麼呢？就是合作。我現在且將彼的原理和利益解釋明白。

『合作，照字義上講起來，是「共同工作」的意思。無論什麼事，聯合即是勢力；這是沒有例外的。無論什麼事，許多人做就可早日完工。一個人不能做的事，二個人就能做。少數人辦不到的事，多數人就能辦到。但在多數人做工之前，他們必須聯合起來；他們必須明瞭他們的目的，並須覺得有一個共同的利害，和共同的連帶關係才可。現在我們做工，都是互相傾軋，一個人有工做，別一個人就無工做了；彼此好像是天然的仇敵。這種事實的彰明的原因，就是因為我們是爲了別人做工，不是爲了自己做工。所以讓我們開始爲自己做工，不要完全爲別人做工。還有一層，現在我們爲了別人做工，我們只能到手工作結果的一小部份，有

的八分之一，有的四分之一；倘若我們爲了自己做工，那麼，我們就能得到工作結果的全部了。但這個怎麼辦得到呢？我們一點資本都沒有，我們爲生活所逼，還須去尋一個產主給點職業做做，藉以掙些工資呢？

「這是的確的——我們所缺乏的是「資本」那麼，現在讓我們想一個方法去得到這筆資本。我們覺得這些並不是一件辦不到的事。「聯合」和「儲蓄」就可將資本積聚起來了。

「……我們爲要達到這個目的。須聯合起來，組織一個會社。以每星期的儲蓄，積聚一筆基金；等到這個基金充足後，我們就開辦一個公共的商店，販賣種種日用的商品，供給社員。將營業所得的盈餘，仍留儲在社中作爲公共的資金，以備採辦更需要的貨品。這樣，我們的積聚，豈不是有了二個來源嗎？一個是社員每星期的儲蓄，還有一個是商店的盈利。假如有二百個人這樣的聯合起來，每人每星期出資一先令，作爲儲蓄金，他們又都用自己商店的貨品，那商店譬如說每星期可有二十鎊的盈利，那麼，他們每星期總共能積聚到三十鎊，

一年就是一千五百六十鎊。這個資金，如運用的得法，其增加率恐怕還不止此數呢。既有了這個基金，就可使用於他們以爲最適當的事業上了。

「社中的資金既增多了，一部份的社員就可在社中開始做工。他們工作的結果，全歸公有。資金如再逐漸地增加，全社的社員，便都可在社中做工。那時，就有許多的利益了：每個社員既都有工可做，社中便沒有一個閒人；所有的財產，既歸公有，貧窮和犯罪，便再不會發生，如有社員生病，就以社中的公共基金，供給他生活、治病和買藥。」

「社中的資金如積聚得更充足了，便可購買土地；社員都可住在那裏，依之生活，自己耕種，自己製造一切的需要品。那時，衣食住，都可以自給，這社便可稱爲合作村了。」

「假若社員年老而不能做工了，他就可以不做工。他仍舊可以很舒服的和他的朋友們在一起生活，在安樂和富裕中過他暮年的生活。」

「假若一個社員死亡了，合作村就撫養他的妻子和兒女們；她決不會感受到被棄的痛苦，亦不必使她的兒女們仰給於慈善機關的施濟。」

「合作社以公共的資金來撫養和教育這些兒女們，直到他們成年後，就可做合作村的社員，或者到社會裏去謀生。」

「但若社員不願意住在合作村裏，而願意住在鎮上的，亦可以隨便。至於上面所說的種種利益，他們仍得享受。我們不是每天必須要到商店裏去買食品和別種需要品嗎？——爲什麼我們不到自己的商店裏去買呢？我們不是都要送子女到學校裏去讀書的嗎？——爲什麼我們自己不設立一個學校，教養他們，使他們成爲良善的勞動者和良好的青年？我們亦可以教我們的女兒們以各種有用的女工，教她們製造有益於合作社的物品。」

「倘若我們繼續着現在的生活，我們的境遇，恐怕將一年比一年困難了，我們的子女們亦將日與貧窮和犯罪接近了。」

「倘若我們結合起來，組織一個合作社或合作村，如我在上面所說的，不幾年我們就可有足够的資本，安樂的和獨立的生活了。」

「你們也許會懷疑：『假若我們現狀的罪惡是如此的難堪，而合作的利益是如此的

大，那麼，爲什麼以前的人會看不到這一點呢？」對於這個疑問，我可以用一句話來回答：這是因爲以前的人「無知無識」。我們生而無識——習於無識——生活和老死於無識。我們猶如在深深的黑暗中摸索。我們可以僥倖地跨過一個懸崖，我們也可以不幸地墜落在懸崖下。我們完全是盲目無知。我們有耳而不能聞，我們有眼而不能看。所以，要達到合作的目的，和要使合作成功，最重要的就是盡我們所有的力量去消滅這種「無識」……「無識」、「貧窮」、「犯罪」是三個分離不開的伴侶。」

的確，「無識」、「貧窮」和「犯罪」是三個分離不開的伴侶。祇要看看我們中國目前的狀況，就可以證明金博士這句話的中肯。讀者們，我們不要因爲博士這篇話是對於十九世紀的初葉的英國工人階級說的而不去注意它；我們中國社會現狀的腐敗與勞動者的境遇之悲慘，和那時英國的情形比較起來，實在有過之無不及。我們不必再高唱那些聳人動聽，大而無當的改造社會的理想計劃罷，醫治現在社會的罪惡和缺點的藥方，就在我們的手邊，那就是金博士所說的本了互助的精神，以民主主義做基礎的合作制度。

金博士在前面這篇短文中，把合作主義的基本原理和目的，可說是發揮盡致了。真如漢勒博士 (Muller) 所說，金博士的合作觀念，實是一個社會改造的觀念。他不僅是把合作當做一種限制或消滅中間商人的盤剝的工具，或增加勞動生產力的手段。這些並不是合作的最終的目的，不過是在施行合作時所必定得到的附帶的結果而已。合作的最終的目的是要解除束縛勞動階級的桎梏，改造經濟組織的全部。

工業制度自從十八世紀及十九世紀初葉工業革命以後，其發達和進步之速，實有一日千里之勢。但自其起首的時候，這個制度所含有的罪惡和缺點，就己很明顯地暴露出來；直到經過這次世界大戰後，其病態更爲顯著。吳爾夫 (L. S. Wolf) 說：「倘若我們以鳥瞰的眼光來觀察現在縱橫密佈的全體工業——如農場、鑛區、鐵道、船塢、工廠、批發棧、零售店、銀行商人、及捐客的機關——便看見其組織的一個最顯著的共同點。其最明顯的一點，就是無論何處，其實權全在供給資本的人的手中。所以一個鞋靴製造廠決定製造什麼樣式鞋靴的，並不是廠內親手製造鞋靴的人，亦不是買或用鞋靴的人，却是投資於這營業的雇主或代表他的經理。而且最後決

定鞋靴應該怎樣做法，有何限制，工人的條件和酬報怎樣，在市場上賣什麼價錢，這些權限全在雇主或資本家手中。這種組織的惡果不勝枚舉；但其最顯著的就是資本和勞力所得的酬報不平等。據統計所得，國家三分之二的總收入，是分配給三分之一的人民，還有三分之一，却分配給其餘三分之二的人民，而這三分之二的人民，差不多都是工資階級。這表明驚人的財富分配的不平等，的確有繼續增高的趨勢。無數兆的工人——他們爲了限定的工資而工作，每星期所得，自十先令至幾鎊不等——一天一天的落在幾千個以金錢生金錢的資本家的後面。』(Cooperation and the Future of Industry 第九頁) 這是因爲資本主義的經濟組織是建築在『營利』的基礎上面的緣故。在這種營利主義的經濟制度下，最受痛苦的當然是靠工資過活的勞動階級，他們要受到資本家的二重壓迫——他們在受雇於資本家，站在勞動者的地位時，祇能掙得極低微的工資；他們在購買生活必需品，站在消費者的地位時，却又要付最高限度的價格。

金博士在他的文中雖沒有提到資本主義這個名詞，但他很明白的告訴我們，資本家的利

益和勞動者的利益是永遠在衝突中的，以營利爲目的的資本主義是人類的一切罪惡和痛苦的根源。要革除這些罪惡和痛苦，祇有根本改造經濟組織的一法。他以為合作就是推翻資本主義，破除工資制度的強有力的利器。要達到這個目的，合作社要有充足的資本和土地。但他的計劃是從儲蓄和組織商店着手。商店所得的盈餘，並不分散，仍舊留儲在社中，作爲公共基金，以備將來雇用社員在社中做工，和購買土地，以備社員自己耕種一切需要品。社員工作的出品爲全體公有的產業。

一八四四年創立羅虛戴爾公平先鋒社的先驅者之理想和目的與金博士所說實在是完全一樣。我們敢說羅虛戴爾先驅者，至少有一部份人是讀過和研究過博士的這篇文章。試看羅虛戴爾社的最初的章程：「本社的計劃和目的，是籌劃各種設備，以謀本社員金融上的利益，及改善其社會的，和家庭的境遇。籌集充足的基金——每股一鎊——實行下列各項計劃。設立一所商店以供給本社社員的糧食，服飾等品。建築，或購買若干房屋，凡社員欲實行互助，以改良其社會的和家庭的境遇者，皆得居其中。開始製造本社所決定的必需製造的物品，以容納無職業

的社員，及因屢受減低工資而遭苦難的社員。爲增進本社社員的利益和安全起見，本社將購買或租借若干地產，以備失業的，及受不良的勞力報酬的社員耕種其中。本社一有實力，即將準備向生產、分配、教育和政府的勢力方面進行換句話說，即建立一個利害相關的自助的殖民區，或扶助別的合作社創立這種殖民區。』我們看了這個章程，就可以知道羅虛戴爾先驅者受到金博士的學說的影響之大。寫合作史的人，每以爲近代合作運動的成功是直接受了渦文的學說的影響，並且把羅虛戴爾合作社的創立和以後合作運動的發展當做渦文理想的實現。固然，羅虛戴爾先驅者的理想是和渦文所懷抱的理想一樣，就是金博士的理想，又何嘗和渦文的不一樣呢。但羅虛戴爾先驅者的理想和計劃，與其說是受渦文學說的影響，倒不如說是直接受金博士學說的影響。我可以用事實來證明這句話，羅虛戴爾先驅者把他們理想的實行，至少在開始的時候，是放在極實在的買賣小量的日用貨品的事業的基礎上的，這和渦文的計劃完全二樣。渦文決沒有想到，而且亦決不肯，把這種日常生活極瑣屑的事物當做達到他理想目的之工具。渦文的幻想是想立刻跳出現在的社會，而另外創造一個烏託邦，在那裏，以爲現社會所產生的

一切罪惡和人類的天賦缺憾，可以完全掃除無餘。但天下的事情，決沒有這樣容易，渦文自己一生事業和試驗的失敗，就是一個明證。羅虛戴爾先驅者所採取的方法之程序恰巧是和渦文的計劃相反。他們曉得現社會的缺憾決不是一朝一夕的功夫所能剷除乾淨的，要登天國必須先造一個攀登天國的梯子。所以他們用遲緩的步驟進行：第一、先以每星期儲蓄的方法，籌集資本，開設一所零售商店，將其盈餘作為基金；第二、建築或購買若干房屋和土地，安置社員；第三、雇用自己的社員，為社中製造或生產物品。試問這個計劃與金博士所說的有什麼不相同的地方？

羅虛戴爾合作社原來所定的計劃，和金博士的主張完全符合已如上述；但羅虛戴爾合作社以及近代的消費合作運動之發展，却和金博士的理想和羅虛戴爾社最初章程中所規定計劃大不相同，這是一件研究合作運動史的人所應該注意的，而且亦是很有趣味的事。金博士和羅虛戴爾先驅者的最後的目的是要組織一個「公共享有勞動的產品」的合作社會，要達到這個目的，非將合作社所得的盈餘，完全積聚在社中，作為公有的基金不可。但這種基金和盈餘

的積聚，就是羅虛戴爾以前的合作運動的致命傷。金博士以爲一個合作社的盈餘積聚得愈厚，便愈可發達，他的理想的新社會亦愈能早日實現。那知道事實上恰巧與他的理想相反。大多數的人民非盡是理想家，他們多半是祇圖目前小利，不願將來的發展。譬如在一八二五年和一八四四年之間，英國的勞動階級中產生了無數的合作社，但這些合作社的命運沒有一個是長久的。其失敗和其成功一樣的快。其失敗的重大原因就是那般處於憂患貧窮的境遇中的社員們，一等到社中積有雄厚的基金和盈餘後，他們利己的天性，便免不了趨使他們將股份撤回，以便分得一部份的盈餘，做一個小資本來。就是在金博士指導之下的一個著有成績的合作社的失敗，亦是爲了這個原因。

羅虛戴爾合作社在營業實施上採用了霍華士(Howarth)所發明的一個「消費紅利」的方法，就是把營業的盈餘，除固定的公積金、教育基金和股份利息外，按照購買額的比例，分還給消費者。這個方法是人類的一個大發明，牠把羅虛戴爾社以前的合作運動於失敗的障礙，掃除無餘。一八四四年以後合作運動的基礎所以能日穩一日的，就是這個消費紅利的功效。

但把合作運動引導到那條非金博士和羅虛戴爾先驅者所能意料的方向上去，使近代的合作運動與當初羅虛戴爾社在章程中所規定的目的相分離的，亦是由於施行這個消費紅利制的緣故。但這個消費紅利的制度却是推翻營利主義經濟組織最有效力的利器。這個制度實行所及，把實業上的私人利潤完全打破。所謂利潤，就是一件商品的生產費和賣價的相差額。這個相差額實為私產的源流。但這個差額既得自消費者，復還給消費者，在事實上已不成其為利潤了。所以這個制度表明合作的真正的是為需用而生產而服務，不是為謀利而生產而服務。

乙 勞力是合作的基礎

「勞動階級對於他們自己的『勞動』(labour)之真正的價值，一點都不了解。一個人做了一個星期的工作，得到了一個星期的工作的工資，他便以為是已得到了他的工作之全部價值，可是事實上並不是如此的。他所得到的還不到真正價值的四分之一呢。他和他主人的訂有合同的，說是他把一星期的工作來換這麼些金錢。不管這麼些金錢是多是少，通常都把他叫做工作的價值。但這不過是公種用慣了的成語就是了。這是一個很含糊

不確的說法，而在勞動階級的心目中，因為久遠的習慣，已把這個和他真正所做的工作之全部價值混為一物。假若工資真是工作的全部價值，那麼他的主人怎麼能够把他工作的產品拿到市場上去，賣得比他所付的工資更多的金錢，得到很厚的利潤，因而發財，而工人自己反因得到工資而更貧窮呢？這是不可能的。那麼，工人並沒有得到他的工作之全部價值是很明顯的了；而且假若他真是得到他自己的工作之全部價值，他也一定會和他主人那樣發財，這亦是很明顯的。

「現在常有有人在計算一個工人對於他的勞力的產物究竟能夠享得多大的一部份。這種計算很麻煩的，而且是很不正確的。不過從這種計算中至少很明顯的證明一件事實，就是一個工人所得的工資祇不過是他所做的工作的價值之極小一部份。」

「我們相信這種觀念在勞動階級看來是很新奇的。他們以為他們所得的工資就是他們所做的工作之全部價值。這是他們的大錯誤。這個錯誤是他們的「無知無識」的自然結果。他們除了勤力地做工和消耗他們的工資在他們所謂的娛樂上外，簡直是糊裏糊

塗，什麼都不知，而且什麼也不想。他們從來不去想一想他們的工作的結果；他們對於他們所耕種出來的五穀，他們所製造出來的物品，他們所築建起來的房屋，從來不顧問。當他們走在街上的時候，他們從來不想一想：他們所看見的一切房屋、馬車、貨車，以及人民所穿的服飾，都是他們製造的。他們好像是以爲這些東西都是雇用他們和付工資給他們的主人製造的；而主人付給他們的工資又好像是一種慈悲的寬量的薄施，付工資給工人好像是慈善機關對於窮人的施濟，並不是因爲工人有這種固有的權利，而是出於主人的基於某種善良的或宗教的原則之慈愛心。

「這都是由於工人的缺乏智識和沒有思想，都是因爲他們從來不問問自己：『爲什麼那些不做工的人會發起財來，而做工的人倒反而貧窮呢？』假若他們能够把這個極簡單的問題問一問自己，並且盡力地去尋出一個答案來，他們就可發見其中的奧妙；而學到致富的，或至少自立的方法，像他們的主人和那般上等階級的人們一樣。

「他們的確是可以發財和自立的，因爲世界上所有的已往的現在的和將來的財富，

都是勞動階級所生產的，而且祇有他們才能生產世界上所有的財富。財富所包含的大概是不外乎食料、服飾和房屋。這些東西，以至於其他一切的東西，都是工人所製造的。這些東西都是各個人的工作的結果。世界上所有的財富並不是主人生產的，亦不是那些資本家生產的，都是那些勞動的人，而且祇有那些勞動的人生產的。

「……工人是所有的食料之唯一的耕植者生產者。難道他不能把他自己耕植的食品拿來果腹嗎？你們也許會說：「祇要他的主人允許他，當然是可以的。」但我倒要問，假若工人不去耕植食物，主人會生產出食物來嗎？他當然生產不出來的，因為他並不做工。假若工人不去耕植食物，就沒有一個人會生產食物了；結果，全世界就都要挨餓了——非但工人們要挨餓，無論什麼人都要挨餓。所有的食物，以及所有的有價值的物品，既都是工人所生產的，但工人並不能得到足夠的食品來維持生活，亦不能得到足夠的物品來維持一個安適的家庭生活，這是怎麼一回事呢？其餘的人都很富裕。但耕植食品的人，製造服飾的人，建築房屋的人，却食不飽，衣不暖，居不適。」

「真的，這是一個奇怪的事實。所有的非勞動階級都很富裕；所有的勞動階級却是困苦非凡，你們要說：『假若這是真的，那麼，這必定是最不公平的制度的結果。富者必定是凌虐了工人，把他們弄得貧窮困苦。』決不是的。工人人數的衆多，無數倍於富者；少數的富者怎麼能凌虐多數的工人呢？少數能比多數強盛，這是不可能的。那麼，其中必定有別種原因。……」

「假若工人階級不爲別人做工，而爲自己做工，那麼，這種情形還會發生嗎？當然是不會的了。他們已經爲他們爲自己，爲全世界，生產了足餘的東西。所以，假若他們自己做工，他們將更富裕——他們非但可以得到足夠的生活必需品，而且還能得到一切的奢華品呢。」

「土地是一切財富之母，勞動是一切財富之父。」這就是金博士這篇短文的大旨。但勞動者既是一切財富的創造者，爲什麼他們還是處於貧窮的境况呢？金博士以爲在現在的經濟制度下，勞動者雖是所有物品的生產者，但不是他自己以生產的物品的所有者。這是因爲勞動者

都是受雇於資本家，爲資本家做工，不是爲自己做工的緣故。勞動者既非他們自己勞動力的自主者，所以他們非但在做工的時候，處處要受資本家之嚴厲的監督和指揮，不能任自己的意思，自由創作；而且他們自己血汗所生產的物品，完全歸於資本家的掌中，自己一無所有。有的人以爲資本家是付工錢給勞動者的；工錢就是勞動者工作的代價。但資本家所付給勞動者的工銀，當然不能代表他們的勞動力的全部價值，一個勞動者爲資本家做了十天的工作，他所得到的報酬，在事實上恐怕還不及二天或三天的勞動的價值呢。

所以解除勞動階級的痛苦的根本辦法，金博士以爲是在使勞動者能脫離資本家的雇傭；從爲他人做工，服從他人之命令的奴隸的地位，而成爲對於自己勞力有自由的支配權的主人；使勞動者是爲了全體社會的幸福，而不是爲了少數人的私利而勞動。要達到這個目的，金博士以爲勞動階級應該聯合起來，組織合作社；合作社是勞動階級之唯一的救星。但組織合作社是要資本的。勞動者所得的工資尚不足以糊口，那裏還有多餘的錢來創辦合作社呢？對於這一點，博士以爲不必顧慮。勞動力既是一切財富的創造者，那麼，勞動階級要利用他們已有的權力——

勞力——就可創辦合作社。勞力是現成的資本，這是他和當時理想的合作者渦文的主張絕對不同的地方。渦文以爲建設一個合作社必須有大的資本，所以他在組織合作村的時候，每次都先籌集了一筆鉅款方始進行，博士在第一期合作者上爲了客達明斯透（Kiddermister）地方毡毯業的勞資糾紛而做的一篇文章中反對渦文的主張道：

『我們還沒有詳細地把合作的原理解釋清楚——還沒有說明勞動階級怎樣去創辦合作社。但這次在客達明斯透地方所發生的勞資爭執是非常重要的，而且以後的勞資衝突我們敢斷言是難免的，所以我們覺得對於這個問題應該用合作的見解討論一下。』

『合作在勞動階級中是一個前所未聞的題目，他們對於這種新穎的東西，自然難免誤解它，不去注意它。即使他們曾經聽見過這個東西，但他們所聽見都是一種空中樓閣，難於實現的幻想。他們一聽到合作便常常聯想到「要實行合作，必定要有大的資本」這種觀念。他們會聽說二萬鎊爲開辦合作社最小的數目。從這個數目，漸漸地竟增高至一百萬鎊。』

「這種主張簡直是使人民減少對於合作的信仰，使他們聽見了合作這一個字就要退避三舍。但合作的最特色的地方，就是在沒有些微的資本，也可以開辦。一個人若要創辦合作社，祇須將他的工資當作基金，再找一個誠實的伴侶，便可成功。假若他們能再找一個第三者來加入，那麼，這三個人的合作社的基礎，已可算是穩固了。他們每星期共同出資若干，積成一個基金，用這個基金可以救濟疾病和失業之虞。他們可以互相扶助。他們可以購買大批需用品，將由價格上的便宜所得的盈餘也積聚在社中。假若他們的行業是不同的，那麼，他們可在空閒的時間，或工餘的時候，互相製造各人所需要的物品，彼此交換。」

「倘若更多的工人能按照這個原理聯合起來，那麼，他們的資本當然更爲雄厚，於是可以做較大的事業。他們就可自己開設一個商店，販賣他們所需要的物品。這個商店爲了公衆服務可以與別的普通商店競爭。營業逐漸擴大，所得的利潤和資本也隨之增加，資本增厚，就可任自己的意思，雇用自己社員。假若社會上對於某種特殊的商品有一種需要，合作社的社員就可利用機會，設法製造這種商品來供給這種需要。倘若製造業的利潤不優，

那麼，社中可以購買或租借土地，退而耕種自己所需要的食料。

「這就是合作原理的一個簡略的說明。由此可知，無論資本是如何的可貴，對於始創的合作社，却不必定是需要的——其實，合作的基礎和祕訣就是「勞力」。將勞力的結果，除去勞動者為自己的安樂和所需要的外，其餘的一部份，便是盈利，將這個盈利積聚起來，便成資本，用了這個資本，勞動者以及一般的勞動階級就可以為自己為社會生產食料和製造商品，如同現在他們靠了雇主的資本做工一樣。

「勞動階級開始應當自己建設商店。這些商店在開始的時候可以屬於少數的工人，他們為要達到這種目的，可先組織一個會社。他們應該像現在的「友愛社」似的，每星期共同出資若干，積成一個基金。他們應當多多向自己的商店交易——因此每個合作社的盈利可以增厚。這種盈利現在都是流到普通營利的商店裏去的，世界上的大商人都是靠了這個盈利，而且是祇靠了這個盈利發財的。我們敢說，世界上所有的富商的顯赫，一切的大公司的壯麗，都是靠了這個盈利來維持的。倫敦和利物浦的大商人，以及英格蘭國家銀行

的財產，都是從這個盈利中得來的。

『苟是如此，則勞動階級對於開辦自己的商店，確有強力的理由。勞動者每年消費的金錢何止千萬，這個總數的純利，足以開辦許多大製造廠！但勞動者所以不實行合作的，並不是沒有實力，實是缺乏智識。』

勞動是合作的唯一基礎。要實行合作，固然要有資本，但資本是從勞動產生出來的，勞力就是資本的來源；換一句話說，凡是有勞力的人，就有資本。所以一個合作社在開始的時候，無資本却不要緊，因為資本可以用勞力來製造的，無勞力那就不成。

倘若勞動者能夠了解和利用他們自己固有的權力——勞力——那麼，就可自己組織合作社，開設合作商店。社員都向自己的商店購買物品，則這個商店每年所得的盈利，必定甚多；於是建築工廠、自置土地、自營生活，在經濟上必能占極大的勝利。金博士因承認勞動者自身有經濟上的權力，故反對渦文的慈善式的社會主義。渦文會主張政府、上級社會和資本家出資救濟勞動者，解決勞動問題；博士則主張完全由勞動者自動，毋庸他人之扶助。博士深信勞動者有相

當的能力與才幹，可以從事於生產，不過他們所缺乏的是觀察力和智識。倘使勞動階級覺悟自身固有的權力而善用之，即可脫離資本家的束縛。關於此說博士在第八期合作者上發表的合作主義的三要素：勞力、資本和智識那篇文內，講得極清楚。他說：

『要表明合作社能夠使其所有的社員自主和獨立這一點，我們祇須指出合作社本身所具有的一個為世界上一切事情要達到獨立的地步所必須具有的共同基礎，就可以了。這個共同基礎是什麼呢？就是「勞力」。勞力是任何事業的根基。勞力是一切，所以有勞力的人就有一切。』

『沒有一個人能否認「勞動階級本身具有勞力」這一件事實。勞動階級是勞力的唯一據有者。他們對於勞力有完全的獨占權。任何法律或武力都不能把他們的勞力奪去。而且一切武力亦不過是勞力的一類；所以武力這樣東西亦是勞動階級的獨有品。任何人或任何階級的權力祇不過是一種指揮勞力的權力，或指揮勞動階級之權力的權力。』

『我們要使勞動階級注意到這一點：他們可以把他們所獨有的權力應用到為他們

自己的利益而不是爲別人謀私利的地方去。這一點要是辦不到，那麼，現在這種個人據有指揮他人勞力的命令權，而且藉這種命令權以生存以謀利的營利制度將永遠存在，合作制度將永遠不會實現。勞動階級既是勞力的唯一據有者，他們可以在無論什麼時候決定：「爲自己做工呢，還是爲他人做工呢？」

「勞力是屋宇的基石——拱門的拱心石——樹木的根——大江之不斷的源流——身體的心——生命的要素。勞動階級如果佔有勞力，他們就應佔有屋宇、拱門、樹木、大江、身體和生命，但是他們確然佔有勞力的，那麼，他們實行合作，自然是必成功的了。」

「勞動階級據有勞力，這是沒有一個人可以否認的，而且也沒有一個人否認過。可是勞動者對於自己的勞力，都沒有管轄的權力，豈不是一件奇異的事嗎？但這是事實，我們應該承認的。這種奇異的事實會不會永遠如此，現在還不知道。其原因是很簡單，很彰明的，這都是因爲勞動者沒有資本。他做工的時候，須吃、須喝；他在生產食品、製造衣服、建築房屋的時候，他自己須吃飯、穿衣、和住房子。這些，照普通的意義講起來，就是資本。這個資本的定義

對我們已經夠明白了。當一個人做工的時候，在他的工作尙未完結之前，他須靠資本生活。有這種資本的人，就可管轄和指揮勞力。勞動者沒有這種資本，只好將他的勞力賣給有資本的人了。

「但勞動者雖則沒有資本，他如要，是很容易辦到的。一切資本都是勞力製造出來的。資本不過是儲蓄起來的勞力的結果而已；所以，有勞力的人，假若他願意要資本就可得到資本。他只要將勞力的結果，積蓄一部份起來，直至在生產的時候，足以自給了，那時，他就已有資本，并可管轄和指揮他自己的勞力了。爲他人做工的是傭人，倘若一個傭人，在爲他人做工的時候，儲蓄足夠的資本，那麼，他就可做自己的主人了。假若他積蓄更多的資本，那麼他還可以管轄和指揮別人的勞力，做別人的主人呢。一切資本既都是由勞力而來，一切主人當然都是由勞動者而來了。」

「這是很明顯的，所有的人不能都做主人；這句話的意思就是說，世界要是沒有勞動者就不能存在，資本要是沒有勞力就等於廢物。資本本身原是空無所有。人們談到資本，以

爲資本就是一切；其實，他們的意思無非是指管轄和命令勞力的權力是一切就是了。但假若沒有勞動者，他們還指揮些什麼，資本還有什麼用處？所以從這一點看來，還是勞力而不祇是資本是一切。勞方應該和資本聯合起來才可使資本成爲生產的。

「他們說：『所有的人不能都做主人』，假若他們把主人這二個字當做「不做工的人」的意思，這句話當然是再對沒有了。但假若他們把主人這二個字當做「依靠他自己的資本而做工的人」的意思，那麼，世界上所有的人，祇要自己願意，儘管都能做主人，非但對於世界沒有損害，而且有莫大的利益……」

「資本和勞力是不應分開的，若說這兩者是如水火之不相容，實屬荒謬可笑……」

「可是勞力和資本現在已被視爲二件不相容的東西；但在從前的時候不是這樣的。昔時，政治家、將軍、以及國君，拿了犁耕田，並不算是可恥的事，並且世界上的人物，幾乎都把勞力當爲神聖的東西。你們翻開歷史看看，這是最神聖的最可貴的。祇有我們這個有文化的和基督教的時代才把勞力視爲羞辱的東西，把勞動者視爲不足齒的動物，把改進勞

動者身心狀況的事業當做不便當的和危險的事業。

「勞動階級既佔有勞力——一切資本的源流，那麼；應該將勞力和資本重復聯合起來，於是他們可以獨立，可以享安樂的生活，如同他們的祖先一樣。我們以為這是辦得到的，但不是一個人可以做的。」內部破裂的國家必定要滅亡的。「勞動階級互相傾軋亦要失敗的。衆擎易舉，獨木難支，勞動階級必定要聯合起來，才能達到這個目的，大家儲蓄儲蓄，儲成一筆公共基金，讓這筆基金，做他們的主人，這個主人可是決不會呵斥他們，摧殘他們，驅逐他們，不但如此，還要養育他們，保護他們，使他們不致寄人籬下。」

「近來有許多地方表明勞動階級對於合作的智識和實施已有逐漸接近的趨向，勞動階級之缺乏智識，實是發展合作之最大的障礙。可是這種障礙已漸漸消除……他們的智識增加了，自然會懂得合作的原理，懂了合作的原理，便自然會依原理而行。」

「……勞動階級求得智識的能力，比了別的人民，並不相差。科學家差不多都是勞動家出身。勞動階級所缺少的祇是閒時與機會。可是資本會給他們這一樣，而勞力又會給他

們資本。所以一切東西都是在他們自己的手裏——勞力、資本和智識，於是獨立、道德和快樂。」

合作最特色的一點就是在開始的時候不必定要很大的資本；牠的成功也就是因為這個緣故。世界上有許多著名的合作社，都是赤手起家的。大家都知道維盧戴爾社在開辦的時候，祇有二十八鎊的資本。美國本薛文尼地方有一個合作社，祇以一袋米穀做資本，開始營業，不到七年，牠的資產已達一萬八千元美金。美國還有一個合作食堂是借了二百元美金創辦的，過了十年的光景，牠的資產已達一萬三千元美金。歐洲最著名的倍爾（Beal）合作社在開始的時候，祇以每個社員所繳納的二先令六便士的入社費做資本，現在該社社員達四萬人，每年營業總額達一百十餘萬鎊。諸如此類的例子，不勝枚舉。勞動階級要創辦合作事業，尤其容易，因為一切資本都是勞動力的結果。所以合作進行的障礙不是在沒有資本而是在勞動階級之不能明瞭合作的真諦。現在中國提倡合作的人都沒有看到這一點，以為合作至少在開始的時候，需要政府的津貼或別種機關與私人團體的金錢上的扶助；甚至於有人主張由政府直接來辦合作事業。

這是錯誤的。以前歐洲各國政府和慈善家對於信用合作社和農業合作社犧牲了上千上萬的金錢，但他們所得的結果直和將金錢丟在大海之中一樣，非但沒有一點成效，有時竟和他們所希望的完全相反。因為由政府或他人出資所組織的合作事業，一般平民對之毫無興趣，有時甚至畏縮不前；而在出資者一方面，因為不熟悉平民的情況，摸不着他們痛苦的原因，處處未免隔靴搔癢，一無結果。並且，誠如勞倫脫（Laurent）教授所說：『由工人自己創造的資本最能耐久，借錢與他，或送做工的工具與他，能使他怠惰。這種賜與，和授遺產給一個浪費的後嗣一樣，不久便會耗費盡的。』所以我覺得我們中國的政府和熱心於合作事業者今後的責任，不是在出資為平民組織好了各種合作銀行或別種合作社，再把這種合作社交給平民享用；這種嘗試決不會有好結果的。他們的責任是在設法啓發一般人民對於合作的智識，使他們自覺，使他們自動的起來組織合作社。

假若有人還以為一般平民因為沒有資本而不能創辦合作事業，所以非得先由政府或有錢的私人出資幫助不可的，那麼，請他一看金博士在第十一期合作者上所發表的一篇文章中

的一段話：

「倘若一個人每年的開銷是四十鎊——這是普通一般工人進款的數目——那麼，他要自立，非有八百鎊的儲蓄不可；因為八百鎊的存款，照五釐的利息計算，才能得到四十鎊的進款。一個人每年的開銷如為四十鎊，半年自然是二十鎊了。工人若自己製造貨品，並將貨品銷售於市場，有半年的時間，是很足夠的了。其實，在這半年的時期中，有許多種的食品，也可以種植出來了。那麼，倘若一個工人自己有了二十鎊的資本，便可為自己生產物品，耕種食料，將生產的貨品，銷售於市場，輾轉販賣，所得的利潤，就可支持他的生活。這樣，工人的二十鎊資本，豈不是與平常不做工的人的八百鎊資產，一樣地有功效嗎？」

「但是一個單獨的工人終是免不了要碰到意外的或不幸的事情，毀滅或減少他的資本，因而使他破產。任何人的資本都不斷地在增加或減少。萬事萬物都動搖不定，天下沒有一件事是靜止的。世界本身就是在永遠的運動不息，在世界裏的一切事物亦都是在永遠的運動不息。人事亦受同樣的公律支配。沒有一件事是停歇不動的；一切事都是在活動

中，一個人積蓄了二十鎊的資本，從事於買賣，利上生利，由此起家創業，置身於上等階級，因此就看不起他以前那種低微的出身；這種事情，固是不少，但大部份的工人都是辛辛苦苦的儲蓄了幾鎊資本，享樂一時，到後來終免不了碰着疾病或別種意外，把他血汗的儲蓄，虧折一盡，所以大部份工人的結局終是不外乎貧窮和困苦。

「這就是一個工人單獨行動的結局。但若許多工人聯合起來，每人都拿出二十鎊來，——即他們積蓄在手中的半年的生活費，——就可以免除這種危險。那時，他們就可以共同為自己做工，或把生產的貨品銷售於市場，換一句話說，人人都有了恆久的職業，人人可以自立，再也用不着去依賴別人，或受因時季而失業的危險。疾病和衰老的人更不至於因不能做工而受痛苦，因為他們在那時可以受到青年和強健的同志們的贍養。

「從前面的討論，我們證明二件事實：——（一）假若一羣工人聯合起來，組織合作社，那麼，每個人出二十鎊的資本就可以使他們自己和他們的家庭完全永久的自立；（二）要使一個人不做工而能完全自立生活，他至少須有八百鎊的存款，但他若祇依靠了這八百

鎊的存款度日，他所享受的生活，實際上未必一定能够比了普通一般工人的生活來得舒服。我們可以把這同樣的結論換一句話來說明，——因為八百鎊是二十鎊的四十倍，那麼，有二十鎊的人，在合作制度下自然比了在個人制度下多得四十倍的獨立生活；反過來說，在個人制度下倘是需四十年才可生活獨立的，在合作制度下祇要一年就可以了。並且，在個人制度下，八百鎊祇足以使一家人口獨立；在合作制度下却足以使四十家人口自立。」

金博士心目中所謂的合作社，照我們近代人的眼光看來，是一種含有消費合作原理的生產者合作社，這是無可疑義的。其實，羅虛戴爾合作社以前的合作社都是生產者合作社；就是被推為近代消費合作運動之先驅者的羅虛戴爾社本身當初亦是一個生產者的團體，以達到生產者的合作社為目的，開設零售商店不過是一種為謀得組織生產者合作社所必需的基金的手段而已。所以他們在最初的章程中，再三的注意於失業，和不公平的工資；為失業的社員謀職業，並由社中自己建造房屋，以備「無職業的」或「失業的」及「因屢受減低工資而遭苦難的」或「受不良的勞力報酬的」社員居住。大家都知道創辦生產者合作社需要較多的資本。

但照博士的計算，每人祇要出資二十鎊，便可開始組織生產者合作社；至於消費合作社則更不用多大的資本創辦了。

丙 個人制度與合作制度

『生存競爭』、『優勝劣敗』，這種學說是合作者所最反對的。渦文認競爭的現象是當時社會制度的最大缺憾，要改造社會非從廢除競爭下手不可。近代的合作者沒有不竭力抨擊競爭制度的。但金威廉博士在第十九期和第二十期合作者上發表了個人制度和個人制度——競爭二篇文章，對於『競爭』非但不加以抨擊，而且有頌揚的傾向。他以為競爭，不論牠的弊端怎樣，在人類進化上，却不無多少功績。競爭可以引起人類的極大的努力；世界上一切的進步，大半是競爭的結果。用歷史的眼光看來，現在以競爭為基礎的個人制度是社會發育所必經過的路程。社會上所發生的種種掠奪、戰爭、殺戮的罪惡，都是由於用法的不正當而發生的，並不是競爭本身的罪惡。他以為就是在合作世界裏，競爭也是不可少的東西，因為大家互相競爭，於學術上思想上，既能有種種新的發明，於生產上又能以最少的勞力，最短的時間，製造最完善的物品。這樣，

金威廉的合作思想

非僅社會公衆受着許多利益，就是個人也得着不少的益處。金博士的這種言論當然難免引起當時一般激烈的社會改造家對於他的懷疑和批評。後來成爲憲章運動的領袖的露佛脫（William Lovett）當時看見了金博士這二篇文章，在不列顛合作智識促進會（British Association for Promoting Cooperative Knowledge）第三次季會中謂這位筆鋒急湍的作者之主編者，實不啻是當時競爭的社會制度之辯護士。別的合作團體和合作雜誌對於博士的這種言論亦有表示不滿而加以批評的。

但細觀博士的言論，他並不是替沒有限制的、自私自利的、卑鄙齷齪的競爭制度辯護，他一生的事業可以說就是在和這種競爭制度搏戰。其實，競爭有兩種，一種是創造的競爭，一種是破壞的競爭。現在這種互相嫉忌、互相戕殺、弱肉強食、以犧牲他人而圖一己之私利爲目的之競爭是破壞的競爭。如果是發展各人的道德、智識、創意，以自助助人，效勞社會爲目的之互相的競爭或努力，則我們非但不應該加以反對，而且還須竭力提倡呢。金博士對於個人制度的態度雖是比較的寬容，但他所頌揚的競爭決不是破壞的競爭制度而是創造的競爭或努力。我們且看博

士的話：

「近年來，自從合作這個題目引起注意和討論後，大家又把牠當做一個可以實行的，並且是保障勞動階級的安樂的唯一工具，於是現在世界上最普遍的那個社會形式，便被稱之為「個人制度」。

「在個人制度裏，各人的行動都是爲了自己的利益。人人都按了他們的天才和機會，去尋求個人的權力、財富、學問和名譽，尋求的方法有正當的，有不正當的，有誠實的，有不誠的，有道德的，有不法的，因各人的德性而不同。在這個制度裏大家都有一種追求權力、財富，甚至於學問和科學的極強的趨向——可是這些都集中於少數人手中，而大部份人類卻是柔弱無能，貧苦不堪，智識全無，質言之，卽不開化。

「說到權力、財富和貧窮，這種制度實是一種極端的混合物：有的是極爲專制，凌虐他人，有的却處於奴隸的地位，做他人的牛馬；這種矛盾的現象幾和這個制度分離不開。在這種社會裏，學問也幾成爲少數人的專有品。特權和品級把這個世界劃成許多「階級」：每

金威廉的合作思想

四三

個階級有每個階級的道理，彼此不能調和；每個階級裏的每個人又有每個人的主張，大家不能互相了解，並且競爭的原則到處盛行，人人都把他的鄰居視為阻礙自己發展的、不能並立的仇敵，於是人人都費盡了九牛二虎之力去打倒別人。

「過度的競爭竟成了這個制度的不可分離的根基，一個人自呱呱墮地的時候起，所受到的刺激和教育就是競爭；不論是高級社會的人或是低級社會的人，不論是富人或是貧人，他們從搖籃裏、孩童時代，一直到進學校讀書，所受到的唯一的教訓就是一要比他人高。」在學校裏不問所學的好不好，祇問比不比他人高。他們不是教小孩子得到智識，却是教他們要比別人知道得更多；他們不是為小孩子選擇有用的學問，却是要他們知道比了時髦的還要時髦的東西；他們不是要小孩子得到正確的觀念，却是要他們替已成立的觀念辯護；他們不是要小孩子探討真理，却是要他們拜奉權威。

「從理論方面觀察起來，不論我們如何的去反對這種社會——不論牠的弊害如何——不論牠怎樣造成痛苦——但在世界的幼稚時代，却是一種不可倖免的制度。這並不

是什麼人力的發明，却是宇宙自身的發育；大家所歸罪於牠的種種罪惡和禍患，都是由於不善用這個制度，而發生的流弊，並不是這個制度自身的罪惡。牠雖則是一個殘忍苛刻的制度，却還是世界福音之母呢。

「……能力、品性、和環境的不平等造成地位的不平等和分工的制度；結果，就產生一切藝術和科學，和全個民族的革新和幸福。倘若人類完全是平等的，他們必永遠為無智識和無教化。他們所誇讚的平等，將為退化的禽獸生活的平等，除此之外，他們將一無長進。人類一降到這個世界裡就發生了老幼的關係、父子的關係，這已把一切平等的痕跡打破了。智識是努力得來的，不是天賦的，——智識是經驗和時間的結果，——智識是和我們的發育俱進的，——這個簡單彰明的事實，即顯出二個重要的真理，就是：地位是不平等的，人類是不息地前進的。」

「自然，勞動者是一個腦筋簡單、胸懷狹窄、慾望低微的人；但是，他的不斷的勞動却給別人以空閒，而空閒就可引起關於各種智識的思索和研究，產生各種藝術和科學……」

『所以個人制度似乎是產生藝術科學所絕對不可缺少的了，因為無空閒便無藝術和科學……』

『由上所述，可知人類在幼稚時代，個人制度實為增進他們的福利所不能缺少的制度。但若有人祇看到這個制度的因為妄用而產生的流弊、罪惡和禍患，而沒有看到牠的本質，那麼，我們要說，與其責備這個制度，倒不如責備自己。一個人生到這個世界裏來，在能為社會効勞以前，社會已有不少的益處給與他了。所吃的，穿的，他所受到的教育，都是社會的賜與——所以社會並不欠他什麼。祇有他欠社會的。他決不能把不是他自己所生產的資本認為己有。即使他們開始工作，在沒有勞動的結果以前，他須用別人的資本來維持他的生命，所以他必須經過一個時期的工作，才能償清這筆債，才能起始依靠自己工作的結果來維持生活。但到了他能以自己的工作維持生活的時候，若是覺得他工作所得的工資形式的酬報，祇是他工作的一部份而不是工作的全部份——換句話說，到那個時候，假若他贊成合作制度而不贊成個人制度，那麼，他可以任意加入合作制度了。沒有法律、或權力能

阻止他組織合作制度。合作制度是自由的，是取捨由人的；祇要有合作的精神就可使牠成功。

『現在且讓我們把屬於個人制度的競爭原則研究一下——有些主張合作主義的著作家竟用兇惡可怖的色彩來絢染競爭的面目，把牠當做勞動階級痛苦的唯一原因——並且把牠認為實行競爭的人所俱有之固有的兇橫暴虐的天性。我們現在要把競爭原則的性質和價值詳細說明——撤除一般人對於牠的憎惡而顯出牠的本來面目。

『競爭有二種：一種是買者的競爭，一種是賣者的競爭。在常態的市場上，供求相等的時候，競爭是看不出來的。當供求失了平衡的時候，競爭就出現了，於是或需求大大的超過於供給，或供給大大的超過於需求。有人說，以前倫敦在發生大疫之後，勞動的供給大為缺少，工資於是飛漲，當時不得不以法令來強迫勞動者減低他們的工資的市價。在那個時候，資本家間便起了一個爭買勞動的競爭，出價最高的便能買得勞動。

『可是現在一般所怨恨的競爭，和上面所說的例子恰巧相反。在勞動者一方面：勞動

的供給超過了需求，所以勞動者間互相競爭起來，將工資減削到極低程度，爭求雇主。在資本家方面：資本的生產力，大大的增加了，製造品的供給超過了市場的需求，所以資本家間互相競爭起來，將貨價減削到極低度，以爭買主。資本家間的互相競爭，結果所獲的且不足以雇用工人，勞動者間的互相競爭，結果，工價日趨低落——所得的不足以維持生活的安寧。這種雙重的競爭，使貨物的價格、商業的利潤和勞動的工資都減削至最低限度。

「這個最低限度究竟低到什麼地步，這對於資本家是無關緊要的——因為他仍能保持他所有的生活上的安甯和享樂。但這對於勞動者却是有重大的關係，因為他沒有多餘的資本可以補助他的困苦；於是勞動階級的情形真如報紙和國會報告書上所描寫的，祇有貧窮和罪惡的增加——這種悲慘的情形遍佈於全國——而國人正不斷地在設法補救。」

「製造品的價格低落，和製造者的互相競爭既是這個禍患的彰明的直接的原因，也無怪有幾個著作家抓住了這點，就加以猛烈的抨擊。可是他們把原理認錯了——因之他

們想的補救方法也錯誤了。我們若稍加思索便可證明：這與人類天性分離不開的競爭原理，直到現在，實是世界的最大恩人之一呢！——即在合作的社會中，牠仍有存在的必要，使各會社可以善用一切富源，不過那時牠的形式變更了而已。

「當兩個人從事於同一的行業時，他們就不免要實行競爭的原則。每個人都盡力想法生產更多的東西，以增加他的財產；並且每個人都設法把他的產品以最低的價格在市場中出賣，以便得到僱主——祇要他仍能得到過得去的薄利。當然這種競爭到了某種程度自然會停止的，——因為兩造到了後來，為免除兩敗俱傷的結果，自然會成立一種停止競爭的諒解。但這種競爭，不論進行到如何的程度，雖則減少了商人的利潤，對於社會全體却總是有益的；因為消費者以同樣的價錢，可以增進他們的安樂。所以工藝每進步一次，生產費因之減低，商人間的競爭便因此而起，結果，消費者以同量的金錢，可以購得較多的物品，享受較大的安樂。」

「競爭的利益亦降臨到工人的身上。競爭增烈，他們所穿的衣服的價格便一天低如

一天倘若他的工資沒有變動，而工藝進步，商人的競爭加烈，那麼他所受得的利益，必非淺鮮——只見大批的貨品爲爭銷路，價格一天低廉一天，那時他將歌頌讚美競爭了。

「但有一個時候，機器進步了，市場所需要的貨品，都可以用機器來製造了，——而機器所需用的工人，卻比前大減。有些工人便因此失業，於是貨物的價格雖是低落，於他們亦是沒有利益了——因爲雖有便宜貨，他們亦無錢可買。或者，假若廠主不減少工人的人數，而減低全體工人的工資，那麼，物價的低廉，對於他們將更無利益了。這種原因，在初隱而不顯，所以沒有人注意；但到後來漸漸地使工人們都感覺到了。勞動者的工價比了衣食品的價格跌落得還要快。到了這個時候，生產量雖是增大，機器雖是完美，資本家間雖是競爭，對於工人階級却是有百害而無一利了——使他們失業，使他們饑餓——世界雖是比前富裕，他們倒反而難免飢寒之虞。人處絕境，遂亦自甘暴棄，於是犯罪之事生矣。

『現在的情形，就是已到了上述的地步。工資的跌落比了物價的低落還要快。競爭是和價格的低落相依並進，而工人的境遇就更爲困苦，然而這種原理，在先且獎勵其進步，現

在去怨恨牠，豈不是太晚了嗎？而且假若一種學理，不能發見人性的基本原則，豈不是沒有價值的學理嗎？假若是不能改造的惡環境，那麼，雖怨恨又有何用呢？我們只有另想別的新方法，去達到一般好人所盼望的增進勞動階級的地位、道德、和幸福的目的罷。

「這實是合作的朋友們理想中的目的。他們想把這種過度的競爭，和機器的進步，改而為勞動階級的利益。他們以為非但他們自己須為資本家，如同他們所設立的善舉社和儲蓄銀行等——並且無論在商業上，或製造業上，都須學得自己掌握資本的能力——以便享受資本的利潤和利息——並且可以自立起來，靠了自己的資本做工。到那個時候，——合作者已儲蓄了和積聚了他們自己的資本，他們到競爭的資本家的市場上，必占十倍的利益，競爭愈烈愈好：因為物價愈低，合作者的所得愈多。合作者的勞動，決不會降價，因為他們自己僱用自己，為自己做工……」

「所以合作的朋友們對於目下蹂躪勞動階級的競爭，不要驚駭，也不要怨恨，牠是更好的事業的先鋒——牠是建設一個新制度，以自由給與俘虜的前驅。牠不過是一個喬裝

的朋友。牠不久將取有益於勞動階級的態度了。牠將伸牠的臂，做他們的保護者。牠將遍賜和平和富裕給他們。

「現在使合作者對於他們的事業亦熱烈的互相競爭——澈底了解其原理——宣傳其原理於他們的朋友和鄰人——竭力增進社員的人數——按期繳納儲金——按時參加社員大會——每個便士都化費在合作商店內——盡力購買合作社的出品——勸導他們的朋友亦這樣的做：這種就是使他們興旺的競爭，倘若奮力前進，他們不久即能得到獨立了。」

「但是最要緊的還是讓合作者互相競爭思想的進步；讓他們組織小組團體，研究學術；讓他們有公共的閱書室和圖書館；讓他們學習簿記的原理，商業的智識。這是求得智識的第一步，亦就是於他們最有用處的智識。他們求得這些初步的智識後，再進而研究別種學問，直至他們跳出現在這種無智識的狀態爲止。

「要他們知道：智識是富裕的唯一根源，愚蠢是貧苦的唯一原因。富者所以能積聚鉅

大的資本是爲有超越的智識，——貧者所以不能將資本積聚起來，而給與富者的，就是因爲沒有智識。倘若全人類常常是無智識的，那麼，沒有一個人會富的了；倘若全人類都是自生就有充分的智識，和他們自生就有豐富的感情一樣，那麼，沒有一個人會貧的了。世界在先是充滿着無智識的；至今足以證明，唯有智識是道德、幸福和富裕的真實根源了。」

博士在比較個人制度和合作制度的時候，極注重於工人的教育。他以爲世界上一切財富雖都是勞力的結果，但若工人祇靠體力而沒有智識來輔助，決沒有成功的希望。合作的成功最後還是依賴教育的普及。所以他對於合作者的教育再三的提及。他在最後一期的合作者上所發表的一篇叫做教育——管理——結論的文章中，引了一個很有趣味的譬喻道：

「我們總不以爲照現在工人的智識，能够合作——沒有智識，沒有見聞，沒有思想力。正如我們不以爲穀不耕就會生長，線不紡就會成功，或磚會自動的造房子一樣。我們在說明工人的體力時每次都附帶指出，要他們成功，智識是一個不可缺少的條件……」

丹麥合作運動

中國合作
學社印行

世界合作運動叢書

第一種

王世穎譯 此書原著者為 Smith - Gordon 與 O'Brien

兩人，敘述丹麥合作之起源與發展及其各種組織方式，

層次井然；間參議論。譯者出其明顯清醒之筆，不失原

文意義，都數萬言。後附有丹麥合作之最近統計圖表多

張，均採自新近回國之社員陳仲明君在丹實

；尤為難得之參考資料。

（每本實價三



◀ 書叢小作合社學作合國中 ▶

合作原理……………	合作與其他社會運動……………	信用合作淺說……………	消費合作淺說……………	批發合作淺說……………	合作商店實施法……………	合作會計……………	<small>消費合作社</small> 模範章程……………	合作商店管理法……………	<small>消費合作社</small> 發票制度之研究……………	世界合作運動鳥瞰……………	各國合作事業概況……………	印度農村合作運動……………	民生主義與合作運動……………	金威廉的合作思想……………	合作之勝利(合作劇)……………
	王世穎	侯厚培	侯厚培	侯厚培	王世穎	章鼎峙	王世穎	程君清	章鼎峙	王世穎	朱 樸	王志莘	侯源燧	孫寒冰	伍蠡甫
	六	一	六	八	一	二	五	一	一	四	五	八	一	一	八
	角	分	分	角	角	角	分	角	角	分	分	分	角	角	分

(各書一律實價·寄費另加)

中華民國十九年三月初版

書叢小作合
部之究研
(2)

(金威廉的合作思想)

(每冊實價大洋一角)

著者 孫寒冰

編輯者 中國合作學社

發行者 中國合作學社

印刷者 上海浙江路華豐印刷鑄字所

總發行處 上海四川路工商銀行轉中國合作學社出版部

代售處

上海民智書局
上海開明書局
杭州古今圖書局
杭州亞新地學社
濟南山東書局
濟南普益協社
安慶中華書局
安慶普新書社
重慶重慶書店
重慶及各大大書坊

